

戰國策補註

第三冊

新學社

新學社

PDF

戰國策補註卷十八

趙一

高誘注

知伯從韓魏兵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下

鮑本改下為之與本以下為衍文近是案史記作城不浸者三板

者三板郄疵

陽元和姓纂郄已姓晉陽氏之後趙有郄疵

謂知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知伯曰何以知之

郄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

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白竈生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韓魏之君無

意

案意宜從喜作意即喜字說文作悟訓小怒不合

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

案如即而字古而如通用

何也明日知伯以

告韓魏之君曰郄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

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

可見也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

案解字

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

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郄疵謂知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

之君為知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郄疵知其言之不聽

請使於齊知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知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

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規諫曰不可夫知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愎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

與之與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宣子欲勿與。趙葭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知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宣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與。知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知伯之爲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主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尹澤尹國語作脩之。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王韓生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奈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狄韓子蒿韓子苦韓子楚韓子廩之。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箇箬之勁不能過也。君曰。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爲柱質。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曰。善。號令以案以已通定。備守以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

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城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

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爲貴。知士也。君釋

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臣

聞脣亡則齒寒。今知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爲之次矣。二君

曰。我知其然。夫知伯爲人也。龜案即中而少親。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必至。爲

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卽與張孟談陰

約三軍。與之期曰。案曰宜作日通鑑夜遣入晉陽。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

張孟談因朝知伯而出。遇知過。知一果云轅門之外。知過入見知伯曰。二主殆將有

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知伯曰。不然。吾與

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寡人所親之。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知過出

見二主。入說知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知伯曰。兵著晉陽

三年矣。旦暮當拔之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知過曰。不殺則遂

親之。知伯曰。親之奈何。知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盾。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

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

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知伯曰。破趙而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

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知。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爲輔。

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知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

心。入見知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

曰夜。鮑子本作日。黃氏札記。引期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救水而亂。

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知伯軍。而禽知伯。知伯身死。國亡。地分。

爲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知過。亦所以亡也。知氏盡滅。惟輔氏存焉。

張孟談既固趙宗。廣封疆。發五百。案此語及下君文之御乃稱簡之塗以告襄子曰。

昔者前國地君之御有之。曰五百。之所以致天下者約。案鮑作伯。言五伯所以兩

一本無兩字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爲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

爲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捐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

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

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爲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

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觀成事。聞往古。天下之美同。臣主之權均之。案外紀之作而

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愴然有決色。襄

子去之。臥三日。使人謂之曰。晉陽之政。臣下不使。案不使猶言不釋任使也者何如。對曰。死僂。

張孟談曰。左司馬見使於國家。安社稷。不避其死。以成其忠。君其行之。君曰。子從事。乃許之。張孟談便厚。以便名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故曰。

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燕負親。吳氏曰。此負親字。衍或土有缺文。以謀。趙襄子往。

見張孟談而告之曰。昔者知氏之地。趙氏分。則多十城。復來。而今諸侯。吳氏曰。宜作而今諸。

侯復來。孰。案與熱通。謀我。爲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案謂俯其身如負劍然。曲禮。負劍辟珥是也。而御臣。

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

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晉畢陽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

說。去而就知伯。知伯寵之。及三晉分知氏。趙襄子最怨知伯。而將其頭以爲飲。

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吾其報知氏之讎矣。

乃變姓名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

刃其扞。案扞與鐔通。鐔謂之鐔。言施刃其端也。曰。欲爲知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

吾謹避之耳。且知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爲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

讓又漆身爲厲。案卽癩字。通鑑作癩。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

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爲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

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

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爲先知報後知。爲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案猶言無過此矣凡吾所謂爲此者。以

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弑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

爲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當過橋

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

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知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事知

伯。知伯已死。子獨何爲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

遇臣。臣故衆人報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

乎。豫子。豫子之爲知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以案以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

舍子。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

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案故與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

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

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知伯矣。遂伏劍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

爲涕泣。續云司馬貞引戰國策衣血襄子回車之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

魏文侯借道於趙攻中山。趙侯將不許。趙利曰：「過矣。魏攻中山而不能取，則魏必罷。罷則趙重。魏拔中山，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矣。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不如許之。」許之大勸。秦勸猶力也。楚策：王大有彼將知矣。秦韓子作知君利之也。似矣。爲君之誤。

利之也。必輟。君不如借之道而示之不得已。

秦韓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構三國攻秦。」

腹擊爲室而鉅，荆敢言之。主謂腹子曰：「何故爲室之鉅也？」腹擊曰：「臣羈旅也，爵高而祿輕，宮室小而帑不衆，主雖信臣，百姓皆曰：『國有大事，擊必不爲用。』今擊之鉅宮，將以取信於百姓也。」主君曰：「善。」

蘇秦說李兌曰：「雒陽」

元和姓纂：洛陽蘇秦之後，今無聞。

乘軒車。

吳氏作乘軒里黃氏札記：引史記正義作洛陽軒里。

蘇秦家貧。

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篚，羸滕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

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以人之事，兌盡知之矣。」蘇秦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

之。蘇秦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

案來暮郭門已開，故云後。

藉席無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

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汝不如我。」我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

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爲土梗勝也。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秦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卽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秦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秦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秦得以爲用。西入於秦。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秦爲齊上書說趙王曰。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雨時至。農夫登年穀豐盈。衆人喜之。而賢主惡之。今足下功力非數痛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凌於韓也。

案史記作非素深於齊也

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專據

以秦爲愛趙而憎韓。

案兩憎韓及以韓爲餌。句史記韓並作齊。

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

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爲餌。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

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韓以貳之。案史記作故微恐天下兵於韓以威之

疑已。故出質以爲信聲。德於與國。而實伐空韓。臣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

吳氏曰一本作議以爲秦計謀必出於是。且夫說士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恃韓未窮。而

禍及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

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千

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强弩

坐羊唐之上。卽地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句注

之西。非王之有也。今魯案史記作句注禁常山而守三百里。通於燕之唐曲吾。氏

札記改爲曲逆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

彊秦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昔者五國之王。嘗合橫而謀伐趙。參分趙

國壤地。著之盤孟。屬之讎柞。五國之兵。案言兵出也史記有出字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

使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枳。一作枳高平於魏。反三公什清。續云史記改三公於趙什清作至分先俞

此王之明知也。夫韓事趙宜正。案史記無正字爲上交。今乃以抵罪取伐。臣恐其後事

王者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天下必以王爲得。案史記作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韓抱社

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案

然則以下至牧之史記作王以天下先秦秦暴王以天 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

王深與左右羣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此段典史記文多不同蓋託謬當用史記全篇觀之

齊攻宋奉陽君不欲客謂奉陽君曰君之春秋高矣而封地不定不可不熟圖也秦之貪韓魏危衛楚正中山之地薄宋罪重齊怒深殘伐亂宋定身封德強齊此百代之一時也

秦王謂公子他曰昔歲殺下之事韓爲中軍以與諸侯攻秦韓與秦接境壤界

其地不能千里展轉不可約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

因轉與楚不固信盟惟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

王出兵韓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

案宜作滎

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爲和令韓陽告上黨

之守靳黈

鮑本註

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

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

案效也

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失守器王則

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亦其猜焉臣請悉發守以應秦若不能卒

案言不能卒守上黨則

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

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

爲秦而願爲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內之於王。惟王才

案即裁字

之。趙王喜。召

平原君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爲秦而皆願爲趙。今

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

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爲坐受上黨也。

且夫韓之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

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

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

衆攻戰。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爲。趙豹出。王召

趙勝。趙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

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趙勝至曰。

敝邑之王。使使者臣勝。

一本太守上有告字

太守有詔。使臣勝謂曰。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太

守。千戶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勉

黃氏札記改勉

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爲主守地而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

案即納字

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

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

起王齕以兵遇趙於長平。

蘇秦爲趙王使於秦反。三日不得見。謂趙王曰。秦乃者過柱山。有兩木焉。一蓋

呼侶。一蓋哭。問其故。對曰。吾已大矣。年已長矣。吾苦夫匠人。且以繩墨案規矩

刻鏤我。一蓋曰。此非吾所苦也。是故案故固吾事也。吾所苦夫鐵鉗者乎。說文云。與獨同。模也。

蓋所以出木也。然自入而出夫人者。今臣使於秦。而三日不見。無有謂臣爲鐵鉗者乎。

甘茂爲秦約魏以攻韓宜陽。又北之趙。冷向謂強國曰。不如令趙拘甘茂勿出。

以與齊韓秦市。齊王欲求救宜陽。必效縣狐氏。韓欲有宜陽。必以路涉端氏。賂

趙。秦王欲得宜陽。不愛名寶。且拘茂也。且以置公孫赫。謬里疾。

謂皮相國曰。以趙之弱而據之。建信君涉孟之讎。秦四字未詳然者何也。以從爲有

功也。齊不從建信君。知從之無功。建信君安能以無功惡秦哉。不能以無功惡

秦。則且出兵助秦攻魏。以楚趙分齊。則是強畢矣。建信春申從則無功而惡秦。

秦分齊。齊亡魏。則有功而善秦。故兩君者。奚擇有功之。吳氏之字宜在無功下無功爲知哉。

或謂皮相國曰。魏殺呂遼而衛兵亡其北。一作比陽而梁危。河間封不定而齊危。

文信不得志。三晉倍之憂也。今魏恥未滅。趙患又起。文信侯之憂大矣。齊不從

三晉之心疑矣。憂大者不計而構。秦構或作構與講通心疑者事秦急。秦魏之構。不待割而

成秦從楚魏攻齊獨吞趙齊趙必俱亡矣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爲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爲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

案訾即訾省之訾言凡事須爲之省量也

使趙王悟而知文也。謹使可全而歸之。

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壹。是何楚之知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爲山東之憂也。虎將卽禽。禽不知虎之卽已也。而相鬪。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卽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卽已也。而尙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知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壤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爲兄弟之國。必爲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己。必入於秦。

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王入秦秦楚爲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安

案安猶抑也語助辭移其入下不能證禮安

移

續云荀子上不能證禮安

特將學維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注安語助猶言抑也或作案荀子多用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按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按攘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主釋置辭官其主安輕豈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言直也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言既不能好其人又豈不能爲陋儒直學維說順詩書而已

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矣割挈

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爲上交秦禍案

案據上文宜作安

攘於趙矣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

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此臣之所爲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爲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卽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急趙王因起兵南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印

吳氏印字衍

而多求地

戰國策補註卷十九

趙二

高誘注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獻其愚。効愚忠。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案效也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

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案傳與附通近也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韓魏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闇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見破於秦。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一本臺下美宮室。